

主線一

◆ 滅絕者的祈願－插曲、廢棄品與末日

只是個和連複製品也稱不上的廢品與末日警告有關的，一段不具意義的插曲罷了。

面無表情地用力關上門時，劇烈的聲響迴盪在寂寥的屋內。

堆滿出自他手卻未曾完成的畫作空間因著長期間置，隨便一動就會讓灰塵一類的東西在空中飄飛。一如腐敗花泥般悶熱的空氣帶著令人難以忍受的雜質，當它們一同跳起狂躁的舞蹈、闖入他的視野時，黑髮青年不禁加重手的力道好將窗子推開。

被磨損般的歪斜音調穿透門扉直紮腦門，他於腦中對播放這種二流樂曲的電臺豎起中指，接著以不留情、不溫柔的態度將新拿進來的報廢畫作封上厚布，確定它不會隨便散開後立刻把它扔在空間一角。

放眼望去，寬敞的房間堆滿布包。

用以包覆的布料厚重得像是舞臺布簾、用以捆綁的麻繩粗糙得紮手，被隨便捆成形後或躺或疊立靠在牆面的扁長包裹讓整個房間混亂得如同回收場——與加百列平日活動的其他房間對比，就像是屬於兩個不同的人管理。

整齊而一絲不苟，混亂而毫無秩序。

一如此時裡外矛盾、僅靠著危險平衡苟活的自身寫照。

◆

加百列·科倫坡厭惡著那滿口愛情卻踐踏他人意志的人類。

滿嘴富麗堂皇的「我們是為了你的未來著想」、「我們愛你，所以期望你能成為那個模樣」——然後這些將愛掛在嘴邊的傢伙們，強行將他們慾望構成的理想強硬地加諸在他人身上，逼迫這些人按照他們給予的雛型去成長、讓被選上的人去成為他們私慾下的理想。

自以為的高貴、自以為的善意並於此自我陶醉。
誤會自己是無政府主義支持者的集權主義擁護者。

簡直沒比這種更垃圾、更接近蛆蟲的東西了。

然而，當他拿起畫筆時就會聽見這些不應出現在這裡的聲音。

曾經深愛的事物，現在的他卻連最基本的事情都完成不了。

過去無時無刻在腦內對著他「快點畫出我們啊」的斑斕美景早在他搭上飛機、逃避般的離開英國時就全數凋零——而跟著他來到瑞典的是那些令人作嘔的戲謔聲，以及日日夜夜影響他、使他無法平靜以對的無數噩夢。即使他醒來時除了冷汗外甚麼也想不起來。

「你要放棄嗎？」

彷彿可以聽見那位不存在於此的神明大人這麼低語。

——就算我不想又該怎麼辦，我永遠無法成為你，甚至連追都追不上啊。

連握筆和面對畫布的勇氣都全數喪失，現在的他甚至連被稱作複製品的資格都沒有。

他多次嘗試著再次於現實作畫，但當他僅僅脫下手套試著空手觸碰到畫筆時，自背部爬上的恐懼與寒意就會導致他乾嘔不已。即使他透過戴上手套或科技產物的輔助不影響平時作畫，但潛意識下抵抗徒手接觸可稱之為第二生命的畫具與畫布……這樣的畫家還能成為畫家嗎？

就算滿心怨恨與憤怒，也無法改變現在的他的確是個廢品的事實。

完全不見平日在他人面前可謂傲慢尖銳的外殼，沉默地站立在散堆著畫作的空間內，埋身於陰影中的加百列面無表情地瞪著窗外，鮮少脫下手套的蒼白五指如同忍受著甚麼似地用力緊握，力道之大就像要折毀自身。

只是，他最後還是鬆手了。

「甚麼世界末日，甚麼彗星——」

「那和我有甚麼關係。」

他沒打算成為拯救世界的勇者大人、本身也不是悲天憫人的性格。

無論對坎卓拉還是加百列·科倫坡來說世界的毀滅於否都無所謂——

不，應該說就算他對此感到在乎理智上也會提醒他，好比「你沒有能力去阻止，比起提前去擔憂世界會不會毀滅還不如想想自己能畫到甚麼時候、甚麼時候會連僅存的繪畫能力都喪失」……而且可悲的是，就現實來說這的確是比毀滅世界更令他恐懼的事情。

如果連繪畫的能力都喪失了，「加百列·科倫坡」這個人也跟死了沒兩樣。
若是在彗星掉下來前他就迎來這種慘劇……他肯定自己會先上吊自殺。

在嘴邊碎唸著無意義的模糊音節，加百列不顧房間的地板和布畫上都沾著灰塵，直接坐到房間角落。藏身於陰影中時雙手環著曲起的腳，平日總給人尖銳印象的藍眼因染上陰影顯得更加深沉，一如被陰霾覆蓋的青藍天空。

「……假如不是騙人的，那等世界末日真的要時去青木原樹海看看好了。」

迎接了無數生命並目送他們的最後，那片美麗而壯麗的翠綠世界。

如果能在那留下此生最後一幅畫作為墓碑，並與它們一起迎接末日似乎也挺不錯的。

「到那裡的話直到彗星墜落前，就算是我也能得到片刻安寧吧。」

不會再有指責與咒罵、不會再有比較和憤怒，也不會有自己之外的人在旁邊說著「你該怎麼做」、「你必須怎麼做」並試圖指揮控制他該如何行動——也不會有人再找到自己、抓住自己試圖拖他回正軌，更不會有人用任何手段干擾他的意志與思考。

能在被他一人獨佔的寂靜世界中迎接死亡，這主意聽起來感覺不壞。

《主線一 滅絕者的祈願、插曲》

—End.